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二

都督劉公顯

字草堂南昌人

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寇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猶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圉孔棘留京戒嚴時公方北下將祗役金山大司馬張檄公守浦口無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惏輸掠既衆其欲已盈必無南今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與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移書辟公公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公公曰賊在顯

不咽食也請爲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夘與其家甲
驅至安東諜之賊艘二十九賊衆時脅從散去簡人
人倭也遺公謾書公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
襲而待也迺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誘之賊出
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
中矢馬駭公下馬挾簇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
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鬬甲亦殊
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公曰日旰矣勿逐也賊言
焚民廬以摧我公即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蠱
我公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公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

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潜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援桴誓衆公執一幟以號於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勳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毎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蹤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營以張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旣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逊斬四五人遂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袵左手持刀右手

持扇登岸麾賊衆蟻蘇矢集如雨公单騎遇之格者
半轂者半矢盡又張其鋭圍公數圍弗克公射賊輒
殪賊氣稍奪公曰彼衆我寡不先礫其魁則衆不携
也迺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所指麾者
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
四起夾擊之斬馘甚衆賊大潰還奔舟舟焚公追至
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
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
公不胄不介着一白布单衣巾褌亦如之身不滿七尺
猶夫眇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刀騰躍超踊蹻捷若

飛刀起見刀不見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
人嘗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以三百騎破
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
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衂性闊疏無世俗脂韋
態以是多不悅於人云子綖自有傳

都督俞武襄公大猷

字志輔別號虛江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嘉靖乙未武闈進士累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追謚武襄

生而頴異過人長而慷慨以豪傑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闚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卽易衍兵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

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飭治讀法賑饑囂俗爲之一變時海寇乘風遊刼上書部使

者何辱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爲杖之奪官公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謂鹵今日敢爲猖獗者葢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今當以節制之師合爲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定長技教技藝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全盛而兵寡食乏非所慮也書入面對公折其素號強兵者爲弱號堅營者爲虛不畢意毀見以求合也翟公壯其言而不能用

擢守備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

司議募陸兵公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
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
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
而安南函賊首以獻亡何璦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
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
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兩廣巡撫歐陽必
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鎭之
交南永安新安諸州皆搤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
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
遠所以取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

不乘載交人有靡折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天下之物以羣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羣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大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

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
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
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
廷授官給印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
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
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碧迫之日
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
能用
倭難作公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𡊝
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公

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
公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
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
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
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
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
叅王直者歙人也以亡命入海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責督府胡宗憲必得之公
言直在彼國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
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

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大喜詔殺直於是宗
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萃倭聞殺直焚
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公違節制不
窮追爲解而公逮詔獄錦衣帥陸炳爲公行金嚴世
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得發大同立功自贖至
則與總督李文論胡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
莫如車於是議制兵車獨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
卒佐以遊騎庚申卒與鹵遇安銀堡以所練兵車百
輛步騎三千縱擊鹵萬討文因以其制聞於朝置兵
車營自此始也

湖廣鎮筸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
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莽無遺策始發之潮
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
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
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
威撫之詔以爲鎮筸叅將
饒平民張璉反流掐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
討之而公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閩
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公前
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

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
巢出刼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
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
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麐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
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引兵萬
五千人疾走栢嵩嶺暾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公出擊
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巳爲兩廣帥所
奪或請訟之公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巳翌日班師
不殺一人以示信
陞副總兵命制江湖閩廣四道會倭陷興化公自請續書

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
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
洶洶急功公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僨狷
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未
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且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不
若列營以困之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
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訴病之已竟
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公止賜金幣
倭三萬寇潮州與叛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潮廣
羣盜憚公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

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公請於督府吳桂芳曰賊
以出巡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
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團五攻
無使片甲得還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
史以招吳平爲公負坐免官都御史爲之抗言於朝
乃得留
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
而雲溪尤固公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
騶從充稗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公日發兵擊旁
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

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
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閙而東㓶遂平桂芳上其
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
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劃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
云
譚侍郎綸貽公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
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
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
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
然也及綸卒嘆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

平生涖官誓衆陳師鞠旅一决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
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試焉其推奬
士類如歐陽深鄧城湯克寛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拔
不遺餘力城克寛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
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典化之
難第先爲秀才公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游
擊將軍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劒經射法戰車
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

少保戚武莊公繼光

字元敬號孟諸定遠人世襲指揮僉事官至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追謚武莊

幼而挪闔多權奇隆準方頤𩋻而鷹揚英氣勃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

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備材官戍九門公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公任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

進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上練兵議

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爲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三旋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公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乃鬬長短兵交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倍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將旗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公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

時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

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𥄂若無人公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横璵趨牛田俘馘立盡他裔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莆班師寇入莆城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募精兵萬人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營破之倉卒大亂剌眞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鏟洗無遺

公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公出兵逆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公曰春月農

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
贖失必立往竟勝之
公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
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公
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公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
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
隆慶初鹵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司
馬戚總戎入筴備邊公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
較言兵制西北什部東南鹵焉積威刼邊人邊人望
風而靡戰將卒朘軍費豢外舍兒覘鹵飽歸尾而勦

掩老羸爲功級旣贖而賞有差封贊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嘗試之東南請倘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譚襄敏出就督府命公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

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宜假武人於是以總理專任薊
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復上言薊當肩膂幸
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
則百堅皆瑕比年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主
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
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俱在鹵至則當陴以守退則
番休苐力詘未能舉窳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
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以倡勇敢
督府上其議許之如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
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

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
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
外其餘則以益樵蘇最賞决罰有差不旬月告成事
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
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
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靭爲方陣步騎
二旅中藏之遇鹵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
部兵出轅下距鹵馬排擊之鹵却而奔則縱騎兵乘
勝逐北鹵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
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

數次刑名次拔擊次步代次偵邏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遂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

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於將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闉闍比還報悉以狀聞既

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
如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
子太保及江陵殁人言波及公始移鎮南粤鹵入黑
峪關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
公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公
歲散千金術客急歸而槖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貲丁
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從襲祖職得指揮僉事
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三

太師高文襄公拱

字肅卿號中玄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謚文襄

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相傾公無所見厚薄裕邸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導王目屬而心儀之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

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
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賜之
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塲諸弊百五十
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
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
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
也竟辭不就
乙丑主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丙寅進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
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日閣中政本

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文
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
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曰輪一人詣閣中
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
世皇賓天華亭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
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
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肅非
𭃄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
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親方畧而

盡為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涙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

穆宗登極議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

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請揭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多年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

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

言官劾公三十餘疏公力求去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

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錫銀幣以歸越一載上念公

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

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

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

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

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

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

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愼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否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

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

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
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
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
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用今宜特高其
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
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
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
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
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
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

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巳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爲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

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
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
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
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
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岢
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
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

時鹵甚警朝臣無経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粟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鹵竟不入

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我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瀨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讞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

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稍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終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

往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與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

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祗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

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
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
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
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
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
選本省人皆稱便
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
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譏而倖功也乃以少卿
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於浮議
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彜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

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我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恃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畏疑不肯赴理聲

言撫臣以勦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
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噫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
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彝酋耳族滅何為
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
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
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勦
彼聞勦官且至以身旣在勦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
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
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
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我生矣吾

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亭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彝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葢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

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臣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勿令回鎮兵部來問詩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推沐爲未采今又其故習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

何其赚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
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
北鹵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
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
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
鹵欲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鹵果退去公請加
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
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
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
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

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鹵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公親詰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驁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鹵今歲不入故全曰鹵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

是處有韃人有鬬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
等碩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
虜求封貢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動以宋人講和爲辭
公曰天下之事以巳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巳機在巳
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
我直許之而巳彼嘵嘵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
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
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順如
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
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

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於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懼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祚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
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廢弛卒然有變
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
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
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
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襄敵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鹵既貪我
財物鹵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俯縮而
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
不及半耳鹵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

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
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葢漢人五餌之策公實
用之矣
穆皇大漸召公入見而憑几執公手顧皇后言以天下
累先生且復爲諭屬後事俄而上崩神廟登極公上
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
上二謂題奏槩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籖出以
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
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
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

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脅廷鞫之日白日晝暝廼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掠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六年卒於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始得贈謚廕一子尚寶司丞

少保趙文肅公貞吉

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

常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

謚文肅

生而神穎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

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

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再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

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丁內艱遂兼

修出世業父貧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

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過也上嫌其語

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授編修
上初年鋭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眞儒賛大業疏
執政不懌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
士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自公始也
遷右春坊右中允晉國子司業事進諭六館士首揭中
庸性道教爲訓諸士聞之懱然舊習若濯而新
庚戌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公獨出大言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
卽內外夾攻何以禦之徐華亭曰足下必有奇畫公
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

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

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

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

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令詣諸將營公

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

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宣諭犒

賞未見處分如何即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解下錦

衣鞫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

初公廷議罷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公

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

事嵩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乃佯薦公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百里公僦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公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遠去宣府罪比復命遂得罪

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爲禮部尚書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公執不可曰聶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

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籍遂移練兵於薊鎮惟練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筭

隆慶三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面恩之日上諭盡心輔政公言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喜

與高公書曰大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辨晳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廢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壞人

才風俗彫弊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

鹵入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廵按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

言治罪者公謂宜炤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

得已乃行廵按覆勘公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

乃上疏乞解贊襄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稚

祖法國是公論淸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

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懐慚思退上亟慰

留之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畧云我朝內外兵

分隷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

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
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
五府兵也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
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
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
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
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
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
使鸞誅晩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
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

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
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
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令勅將兵於閫外事畢則
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
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上特以公故重其事敇協
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公
所論卒不能行也
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
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加宮保已而本兵霍冀被

科臣楊鏴論劾疑公前議大同及巳乃於求退疏中
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科官邪且兩尘
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上罷龔留公如
故
陝西盜汪二等逋入四川境刼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
瞻劾奏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
故起鄖陝貽害川徼雖有鹵刼未甚挫衄遽爾更置
巡撫倘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以愛民省事任怨
蜀中旱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便欲去之是
奪蜀民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

臣異同難一毀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業之士從此解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許調用

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即位以來者盡行考察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干聖怒薄示之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豈無赤心

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概波及盡行考察誠恐所司
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如地偶有
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宋事皆因鉤致黨人之罪
遂致才俊銷磨國祚空虛祖宗設立科道官許之風
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或不當受
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雖漢唐宋鉤黨之弊
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爲此營救豈有要
市實欲爲皇上尊顯聖名爲國家護養元氣爲天下
愛惜人才耳且臣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皇上之前哉

疏上不允
吏科給事中韓楫者拱門生論公擠斥朝政蹈邀人心
公疏辨乞歸令拱復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權
上手詔許致仕公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
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
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楠逆而問學貞吉爲列
圖明三教所繇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
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迹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
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出世
之體未就而卒贈少保謚文肅

太師張文忠公居正

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

進極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七贈上柱國諡文忠萬

曆中削天啟時復

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䂓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

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

器也遺以金錢為膏沐費明年舉於鄉謁謝璘解所

繫犀帶以贈而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

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

士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公

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爲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趙貞吉器重其人遂得授編修

遷國子司業公待諸生嚴亡所寛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四十三年以諭德充裕王講讀王頗賢之未幾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華亭代分宜首輔盡以志事委公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惻及煒卒階乃復從公草進於上上意不懌亡

遷賞然中外目屬公謂必大用矣

穆皇登極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年進少保公

上疏言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
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討慮已審
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
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
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二
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摸稜兩可謂之
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
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
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
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月旣遠

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若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攷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

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

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
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
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褒諭下
部院議行
六年春正月進少師五月上不豫己酉大漸召閣臣高
拱及公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翼日上崩皇太子即
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新鄭欲謀去之
而公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為備遂以計逐拱而公裒
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臺召公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公

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遂賜酒饌銀幣公旣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太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爚快於志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僚惕然

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

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奚心公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綱之南京人以為快

漕河通公以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移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遲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內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

或有所按覈或俯許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公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始肅

公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公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公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公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刀尖掙來的天下卻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上稱善

公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諫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諫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褻

制體從之

萬曆元年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公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爲寶珠玉何益公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治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公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梃可傷人何銷兵爲公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爲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公薦曾省吾往
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
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逮
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凡
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公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公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
傷欲泣公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
制顯肅皇上以聖祖之心爲心乃能承保洪業因述
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

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

遼東告警上深以爲憂公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旣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公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靑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已

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
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
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
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頑犯不知彼
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
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
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
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
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僅
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

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嶺西羅旁平羅帝據山海間鶩江急峽巖壑險絕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公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公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令兩廣諸猺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

承平日久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公特嚴其禁匿盜者雖衙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凛凛盜亦衰止
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公獨亟斬之而追補其家屬文吏不習
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爲怨讟公奮然身任之不恤也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僞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爲巨浸直遏泗州患近陵寢上以問公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荐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徵光祿寺十萬金公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公上戶部

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
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
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
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
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
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見財
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
自足上嘉納之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公言成梁屢立戰
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

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公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公公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公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寛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淶請邮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公曰水災請邮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

八年十二月公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

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
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
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
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
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
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
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
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公以
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夏四月上御文華殿公以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公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公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公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上曰然今宮費

俱節賞賚不濫公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卽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年二月公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卽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兄徵輸頒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

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姧貪之槖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書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夫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欵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且此事有五利焉鹵旣通貢邏騎自

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旣服則二鹵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鹵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而又知鹵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　遲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冐頓呼韓之變我因得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古之謀臣策士所爲

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審圖故僕以為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是吾之常事不容一日稍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與王敬所論大政書僕今事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者大舉盡必俟聖齡稍長廣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宸斷行之即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為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

尚得立朝否耳嘗謂世廟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諸
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末以修𤂺
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
怏怏也

答河漕王敬所書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
過淮無任忻慰聞渡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遄利
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
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
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云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

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葢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卽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虜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虜巳奏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

答薊遼總督書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於此則百計摧抑之於彼則多方掩護之非該

鎮巡按遇鹵寇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僨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

答耿楚侗言致理安民云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

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

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奸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

答威南塘援擊土蠻之策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閧㶏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徵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

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足下宜深思之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勝以失職怨望者當劇處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仰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决勝之機在我矣

公性深沉機警多智數及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
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
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讋服
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
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
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
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殺
洪朝選逐高拱戍劉臺以巍科私其子又以奪情諫
靜杖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爲時論不
滿云曾孫同敞以廕補中書舍人庚寅冬十一月大

不屈而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四

左都御史葛端肅公守禮

字與立號與川濟南德平人嘉靖巳丑進士累官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公悯無驗悉
論出之大吏易公儒生耳何知吏已更以他疑獄試
公公平亭盡允大驚服
擢兵部主事改禮部儀制郎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
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為
河南提學副使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

藩宗暴橫至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從署於他
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歛跡陞山
西按察使鴈代寧府閒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
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譁譟搆兵守禮法其首難
者仍歸田於民令有司歲收其田租抵宗祿陞陝西
右布政轉左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壟上
民爭訟不決守禮作壟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
入覲佐計藏吏奏羨金爲裝公叱不內吏曰此故事也
即公不內後人亦嘗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
者藉而置之眷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者老

疾嘗罷者公爲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籓伯何自忘
也公曰此邉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
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
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
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陞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
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
定而貴勢皆不便之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隆慶改元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爲萬曆
初年再察中外寮務絕朋比黜憸壬一歸於平直而
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繫詔獄窮

治吏爭自夜濯矣
華亭新鄭搆御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佛華亭及
新鄭再相修怨華亭正欲戌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
得從報寢新鄭固已㥻公弟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
也及新鄭坐王大臣事公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
正所人以此稱公長者
公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
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自
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彫靡年五十時其
夫人爲求侍姬而強之公召姬侍姬直當前公郎拂

衣出既數年夫人召其姬家返之猶處女也嘗上疏
禁戲劇東省讌新進士御史用故事召戲不敢白公
以告相殿士僭士僭東人也公面斥御史士僭曰某
實命御史公曰某疏禁安所得旨旨實內閣所票公
自矛盾耶揮出之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
曦亦萬曆中舉山東第一成進士

尚書毛端簡公愷

字達和號介川衢州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

刑部尚書謚端簡

少從伯父鎮安君學鎮安大奇之曰茲兒頴悟異常吾

不能爲若師遣從閩省解元張公燮游遂盡得其易

學之傳下筆英發遒勁頃刻數千語立就嘉靖辛卯

壬辰聯捷衆以爲賀公歛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

飽余之志豈在一第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

山中益肆力問學凡經濟將務咸究竟而得其要

乙未赴廷試明年授行人己亥授監察御史上嚴名實

以隆治道疏皆係國家大政莊敬太子立疏留鄒公
守益輔導忤執政謫寧國府推官公無慍色孽孽訊
鞫惟究抑是伸生道是求每兩造具備片言質成健
訟者望公色縮舌不能出一詞亦有赴郡庭中道而
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毛青天毛青天
云
壬寅陞南工部營繕司主事抽稅蕪湖關當荆湖下
流舴艋相銜商稅不貲往往不克自潔公獨勵清操
出納委之縣佐稅銀貯之縣庫揭揭乎一毫不染也
其歲額之盈者則蠲以與商商人咸頌之曰古所謂

氷蘖其淸者非毛公一人耶

甲辰丁外艱歸戊申補刑部郎中次年陞瑞州知府瑞俗素嚚訟且多積逋公躬率以禮義而申之禁令怙終不馴者始繩之以法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貧甚者則以俸餘代爲之償民感激歡呼若更生辛亥調寧國復丁內艱歸甲寅起補山東萊州府卽轉天津兵備副使天津爲京師左輔密邇輦轂中貴人多有所請囑公獨持風裁凜然不少假借而中貴人不敢犯其所設施如精簡閱飭戎備廣屯種足兵食勦鹽徒捕奸究修堤堰而華驛遞之騷擾裁無名之支

應凡有德於軍民者甚多

三載陞山西右參政山西土瘠民貧積歲之逋至不可勝詰公曰民之貧猶皮之盡也毛將安傅乎乃躬行州里撫循而訓諭之公以誠感民以誠應自是山西鮮有夙逋者

三載陞河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朱幾命巡撫保定公自河南而之真定也適值饑歲流離載道車至不能行公先出所持俸餘以賑其急民歡聲如雷且感且泣公與之約曰吾滋任當請於上以拯若輩既而貇疏陳乞蠲免仍分別存留起解以次帶徵計其所活

不啻萬人公之功大矣

時鹵情洶洶不測公至克詰戎兵振揚紀律留選達軍

以壯其威分調客兵以阨其險自是邊關振肅醜鹵

遠遁秋防竣事奉勅嘉獎有白金文幣之賜

壬戌擢副都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既至任選士

兵以密防汛省調發以節餽餉定期限以酌催攢緩

折兑以賑貧窮諸所注措皆老成經國遠慮而條陳

兵食事宜一疏則尤切時務世宗嘉之癸亥擢左副

都召回協管院事乙丑陞刑部右侍郎更改吏部右

丙寅轉本部左代冢宰攝部事獨持公正以抑奔競

慎選舉諸凡請托一切謝絶仕路爲之肅清

穆宗嗣位特改公刑部尚書戊辰七月抵任嚴飭邦禁慎讞刑獄中貴不法則抗疏極論請發部問擬以彰公道其有以過誤繫獄者亦爲之疏請明示犯由以昭勸懲益不欲妄隨人主喜怒以低昂其間至於因盛暑而恤淹滯遇災變而請停刑古所謂式敬由獄以長王國者公之謂也上方眷注公而公乞休章六七上始得允庚午春特賜馳驛歸甫數月而逝

公天性剛介操履嚴毅雖落落難近而實樂易可親雖容貌清癯不踰中人而擔當負荷招不來麾不去則

毅然責育莫奪也性喜講學如論性則窮理氣之奥論學則别頓漸之門至於躬行實踐則一以養心寡慾爲主每事必求慊於心不慊於心弗爲也歷任四十餘年始終皭然一節其爲完人可知矣

尚書吳介肅公嶽

字汝喬山東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吏部尚書卒謚介肅

歷戶部主事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毋有不孝弟毋怙侈毋鬬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遊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至市猾田吐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

保定繼來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公並名而公德及民

尤深且厚

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吏
以送納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爲利吾甚耻
之山澤之稅及吏役班直舊供府堂悉罷却之用代
時傭人以爲難保定在輦轂下一時徵發四出民不
能應公具疏奏裁免十六七諸郡以寬

遷左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移疾
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堪居食惟披閱禪
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設留食不過脯

柰又不出謁謝有時遊行跨蹇驢而已或諷其矯公曰朕罷吏居家未嘗用邑中夫役自覓輿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矯也
徐華亭當國起公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闐公宅僕人言狀公方趺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臾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得人
隆慶初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公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敢留之否公毋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旣遷南京吏部尚書

以老致仕公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風俗爲之一變

守廬州日時南京王公廷守蘇一日以公務會於鎭江公折柬邀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兒昨折簡相招將爲主筵欵我也其具止是耶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竟日而還無何以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返之歸自南都聽事不備假僚

而見客卒賜祭葬諡介肅

侍郎鄭恭介公世威

字中孚號環浦福州府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方總丱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甑弱冠舉於鄉旣成進士令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幾脫章句蹠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公便卻退呼閽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耳門者開中門乃入

夏相言無子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上淸宮名爲祝釐
公從諸司往拜覩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
尋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公復不與諸司郊
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代言柄國勢張甚族
黨虓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
具矣俾巡撫某憾於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態
憲副樹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祲
公估平直糴用賑饑態持嚴手書來冀減直公不爲
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辛亥遷蜀
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蟄已遂投劾歸

分宜敗中外交薦起南通政隆慶改元擢僉內臺晉爲
副華亭相偕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公
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
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趨徑直行使聖門講學
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
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
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
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皆不是也顧其事亦𥺁
戊辰入爲少司寇會有詔採珠及珍石公疏納忠諫崇
節儉不報遂乞骸骨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有

侍郎云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

副使江西時議淸贖鍰備庚賑且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府而尾閭於權門是奪民命也纚纚千言讀之恫切至有鍥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

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媢寵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

尚書曹公邦輔

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年七十

歷知元城南和二縣治在廉平裁省與民休息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爲多課溢常額出按陝西會鹵入延綏殺擄甚衆邊臣匿不以聞公即上疏奏逮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秦宗人有殺人獄數年不決一訊而服奏正憲典

出爲河南副使大盜師尚詔流剽兩河奏詔捕治一日寇至監司錯愕或走伏匿公親率吏士提刀躍馬馳

入賊壁衆皆賈勇向賊一以當百賊懾而潰遂破走
之
再擢浙江按察使倭夷入寇特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將兵禦寇追奔逐北前後斬鹵首六百餘級會趙
文華視師求賄不得反搆蜚語論劾謫戍朔州吳人
感其功德立祠俎豆之
隆慶改元起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遷兵部左右侍
郎總督薊遼軍務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戶部
尚書步艱詣闕以年滿七十疏請致仕公爲人忠孝
耿直志在殉國不避艱險登仕四十年苦節清操始

終如一田産蕭然不異寒士嘗欲以身死封疆爲朝

廷掃清朔漠不究其施世以爲恨卒賜祭葬如制今

祀學宮

公好延攬義士收置幕下如吾崑諸生陳淮於倭寇犯

蘇日統兵力戰後援不繼沒於靈巖山之木瀆前其

子應期方周歲後登賢書籲天請卹奉旨特祠於鄉

邑人私謚曰忠烈

尚書譚莊懿公太初

字宗元始興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南工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

生而穎異十歲爲郡諸生督學魏校深奇之嘉靖丁酉

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或以爲矯止之公曰

受此自心不慊豈矯乎連登進士出跨蹇驢人笑之

弗顧也

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

補戶部選爲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

封䖍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民

枉抑覩權勢藐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爲
疑公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華冐濫撫院
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
黨屢奪人產公廉得實悉麗法秩滿年僅五十具疏
乞休不許
擢廣西參政桂林潦米價湧請督府開倉發糶便宜賑
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連喪疏乞解職
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遷擢南京通政應天府
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即位疏乞以參政致仕
不許

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黄成權瑞侵民
田土必躬蹊履悉歸侵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
大用崇乞休不許轉南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
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閩人
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粤中譚太初
及汝上吳嶽也子斉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
聲

尚書劉公體乾

字子元北直東安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戶部尚

書

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時司禮太監鮑忠死其黨李慶

爲其姪鮑恩等請乞陞級八人收勇士營五十人世

宗已許之公疏論曰太祖舊制武職非有軍功毋得

陞授鮑忠生膺榮寵沒叨卹典且官其姪恩等爲錦

衣衛指揮未有寸功若如所請是使胥徒雜遝於青

紫廝隸混淆於冠裳壞祖制而滋倖門非聖世所宜

有也帝是之遂詔裁減

三十年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告絀詔廷臣集議或請追宿逋或請增賦額公獨抗疏曰近日邊事日棘軍儲匱乏諸臣計非得已但聞蘇軾有言豐財之道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吏淸冗費是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及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豈止十數萬加以宦官錦衣衛各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日益不可悉數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勑大小衙門一切目濫逐一查革可省俸祿無算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不下

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

門那移侵盜尤多乞勅禮部詳酌著爲令典年終遣

科道官核銷所謂華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除所省不

貲民生不擾國計自裕疏入留中

隆慶元年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逾歲陞南京戶部

尚書疏查江楚諸省積逋銀米絹布合計二百餘萬

請命清核又條議鳳陽倉糧六事皆務使出入有稽

利無中飽爲國家理財本計

三年改戶部尚書上諭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用公言

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邊年例該發二百七十

六萬有奇在京庫糧商價百餘萬而薊州大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卽盡發庫銀猶不足用若復取三十萬則經費何支伏乞且停止上不允公復奏此存庫之數乃近差御史搜括所入明歲則無策矣萬一變起倉卒臣不足惜如國事何于是户科給事中李已等御史傅孟春等交章乞如公言乃命止取十萬兩

疏請太和山香税乞命有司董之毋預內臣不聽明年上諭內臣以空劄取部銀十萬公言京帑重寄以片楮取之不名不印眞僞奚辨帝命如數以進

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公言
陝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
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
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衆矣合用芻糧各鎮原自
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
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
餉溢於常額而横費者甚矣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
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
公所請皆為國家惜浮費而內供日益侈又出中旨取
買真珠黃綠玉諸物公執不行帝怒予閒住神宗即

位復起爲南大司馬萬曆二年六月致仕卒於家

公性惇謹儻言正氣務存大體爲討臣恥言聚歛歸本於節用事所不可雖臨以天威終不肯狥也人咸謂有古大臣風